

13

4128 名草根跑者角逐马拉松

文体汇



扫一扫添加新民体育、新民演艺微信公众账号

本报文体中心主编 | 总第 183 期 | 2017 年 4 月 30 日 / 星期日 首席编辑 / 胡 欣 视觉设计 / 竹建英 编辑邮箱: xmwzb@xmwb.com.cn

话剧『门庭若市』, 音乐剧『榜上无名』——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音乐剧发展论坛透露:

音乐剧市场寻觅打开的钥匙



熟悉的《中国梦》乐声响起, 甜美的“梦娃”牵出一支朝气蓬勃的管乐队伍,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小学的 130 个打击乐手, 踏着整齐的步伐奏响《歌唱祖国》。昨晚, 中华号角——2017 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管乐艺术节在复旦正大体育馆启幕。

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 晚会还安排了红色主题演奏曲《人民军队忠于党》联奏。而最后, 10 支乐队共聚一台, 在浩浩荡荡的《欢乐颂》乐曲, 将晚会推向高潮。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朱渊 摄影报道



出席论坛的嘉宾

■ 戴维·伊恩·芬堡
总经理麦克斯·芬堡

■ 音乐剧《巴黎圣母院》
制作人尼古拉斯·特拉

■ 日本 CN Yoshinori
副社长保藏教

■ 音乐剧编导、作曲樊冲
郭新洋 摄

其实不只是中国音乐剧, 即便是如今欧洲音乐剧重镇的法国, 也经历过阵痛期。法国音乐剧《巴黎圣母院》制作人尼古拉斯·特拉说, 虽说如今法国音乐剧独树一帜, 但其实这一剧种进入法国时间也很短。在经历了《五月花》《追星狂人》等不温不火的案例后, 1998 年《巴黎圣母院》制作人将剧中的单曲制作成概念 CD 发售, 凭借单曲《美人》200 多万张的创纪录销量, 带动了音乐剧《巴黎圣母院》的畅销, 从而让音乐剧在法国扎根。

同样是东南亚国家的日本, 音乐剧生存依靠的是日本尤为突出的全方位包装。1983 年, 四季剧团为推广日语版《猫》, 特别在东京建造驻演剧场。《猫》的成功为日本音乐剧开启了一个辉煌的年代。截至 2015 年, 日本音乐剧市场票房达到 620 亿日元, 占整个舞台演出 36% 的份额。与此同时, 以养成模式打造自家明星, 让明星粉丝共同成长, 留住观众培养土壤, 也是值得借鉴的经验。日本 CNPlayguide 副社长保藏教日本宝冢举例: “宝冢有音乐学校, 毕业的人就加入剧团, 分五个组, 每个组里都有明星, 形成明星制, 每个明星都有自己的粉丝俱乐部, 宝冢剧团本身就有自己宝冢的会, 双重粉丝结构让观众黏性更强。”

不可否认, 自 2002 年上海大剧院首度引进音乐剧《悲惨世界》以来, 历经 15 年音乐剧土壤的培养, 在经过最初原版引进阶段, 以《猫》《剧院魅影》等经典打开观众视界, 到后来的着手音乐剧经典的中文版制作, 《妈妈咪呀》等横空出世, 现如今无论是观念的改变、剧目的质量和观众群的扩容上都有很大改观。而今年, 上海文化广场又将迎来音乐剧的大年, 不但正在热演的《魔法坏女巫》一票难求, 之后, 还有包括《保镖》等热剧将逐一上演。

要找到打开音乐剧市场的钥匙, 需要时间和给予, 需要坚持和毅力。有人说, 音乐剧之所以没有像电影那样迎来一次“爆发”, 是尚未有“爆款”出现。可《妈妈咪呀》中文版打造者、知名音乐剧制作人田元却用经验证明: “中国的音乐剧市场不能依靠爆款存活。在观众还没分清歌剧、音乐剧的时候, 让他们明白能在音乐剧剧场感受到什么才更重要。”而深耕上海音乐剧市场的上海文化广场艺术总监费元洪也相信: “需要长时间的文化推动, 音乐剧会成为上海文化消费中的必选项目。”

本报记者 朱渊

国际音乐节管乐艺术节启幕



德国巴伐利亚管乐团奏响《阿尔卑斯号角》

苦难是他的财富

——著名豫剧演员李树建专访

文体人物

小时候差点饿死, 一度被装在篮子里扔在了坡上; 父亲早亡, 母亲一人拉扯大六个孩子; 为了吃饱饭, 曾扒煤车到处去考剧团, 考了 17 个都没考取; 排出了《程婴救孤》后, 为了筹措去参加艺术节的路费, 曾给老板担棺材、在坟头上唱戏……对于著名豫剧演员李树建来说这些人生的苦难都是他的财富, 他说自己擅长演绎悲剧人物与他的经历有关, 生活中的不少经历都被他用到了舞台上。

学戏为了吃饱饭

继携《程婴救孤》《清风亭上》来沪演出之后, 日前, 李树建又带着他“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苏武牧羊》(见上图) 在东方艺术中心亮相。三个大戏, 三位男主角都带着浓重的悲剧色彩, 问李树建为什么偏爱悲剧人物, 他说“我喜欢演悲剧, 这和我的家庭有关”。李树建说自己出生在汝州的穷山沟里, 出生时三年自然灾害刚结束, 农村还是吃不饱饭, 村子里和他同龄的孩子饿死了三个, “我也差点被饿死。”李树建说, 有一次父母从地里回来发现他已经没有气了, “父亲就用割草的篮子把我放里面, 搁在坡上了。后来我奶奶来说, 你再去看看, 说不定还有气。”于是李树建又被抱了回来, 喂了些吃的, 捡回了一条命。“当初为什么唱戏, 主要在家吃不饱穿不暖。”李树建说起自己当初下决心要学戏的原因十分坦然, “有一天有个县剧团到我们村子里演出, 我一看他们日子好得很, 带伙吃饭, 还有白馍, 吃粉条菜, 看见以后, 我才下决心要学戏, 考剧团。”

为筹资金抬棺材

可是考剧团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家里没钱, 李树建就扒着煤车去各个地方考剧团, 但是一连考了 17 个剧团都没有考上, “都说我有嗓子没有功。”直到 1978 年, 李树建才考上了洛阳戏曲学校, 之后又进了中国戏曲学院学习。1987 年李树建毕业后当上了三门峡市豫剧团团长, 而戏

剧性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 戏曲演员这碗饭已经不那么好吃了。“那时社会上有两种人出门带行李, 一是农民工, 二是演员, 农民工进城, 演员下乡。”李树建说, 下乡演出时, 好一点的睡过土炕、课桌, 连羊圈、牛圈都住过。李树建的成名作是《程婴救孤》, 当时他已经是省豫剧二团的团长, 排戏需要至少 30 万元资金, 而二团的账面上只剩下 800 元。为了排戏, 能借的、能赞助的朋友基本上都用了, 拿到第七届中国艺术节的“入场券”后, 为了几万块钱路费, 李树建带着几个演员去给山西煤老板家“哭坟”, 站在坟头上给人家唱戏……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 《程婴救孤》获得了“文华大奖”榜首以及“观众最喜爱的剧目”第一名。

《程婴救孤》救了“孤”

《程婴救孤》之后, 李树建的艺术生涯走上了快车道, 各种全国性大奖拿了个遍; “三部曲”的第二、第三部也相继问世; 十年间, 李树建带着他那个曾经“穷困潦倒”的剧团去了 26 个国家和地区演出, 进过纽约百老汇、洛杉矶杜比剧院, 一时风光无限。但来自民间、在苦难中成长的李树建却依然保持质朴的艺术理念, 他从生活中汲取养料, 坚信只有观众认可的才能称得上好戏。在李树建心里, 观众是最可爱的, 群众是最可靠的, “你只要用心为他们唱戏了, 他们就会记住你, 关心你, 念你的好。”“一个演员的真正舞台, 是在老百姓的心坎上。”

本报记者 王剑虹